

分析《理想国》中柏拉图的城邦管理

潘纪儒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 2025年3月7日; 录用日期: 2025年3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5年4月14日

摘要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探究、建构了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城邦和政体。书中柏拉图借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他的哲学、国家理念、社会制度、管理方法等种种观点和思想, 这些讨论和思想观念时至今日仍十分具有启示意义和探讨价值。本文将就柏拉图对构建理想城邦的探索, 讨论其的精华管理思想。

关键词

《理想国》, 城邦管理, 柏拉图

Examining Plato's City-State Governance through *The Republic*

Jiru Pan

School of Politic and Public Management,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Received: Mar. 7th, 2025; accepted: Mar. 27th, 2025; published: Apr. 14th, 2025

Abstract

In *The Republic*, Plato explores and constructs his envisioned ideal city-state and political system. Through the dialogues of his teacher Socrates, Plato elucidates hi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political ideals, social systems, governance methodologies, and other core concepts. These discussions and ideas remain profoundly insightful and continue to hold significant relevance for contemporary exploration. Here we are going to examine Plato's quest to establish an ideal city-state and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his governance philosophy.

Keywords

The Republic, City-State Governance, Plato



1. 背景

作为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代表作《理想国》中对政治、管理、伦理学、教育等多个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讨论，而这些探讨始终是围绕着如何构建一个理想的城邦(国家)进行。厄奈斯特·巴克在其著书《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中系统梳理了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演进脉络，尤其聚焦柏拉图思想的理论渊源、核心命题及其对前人的批判性超越，揭示了柏拉图政治理论在古希腊思想史中的承启地位，并深入探讨其乌托邦设计的伦理张力与现实困境。唐婉琳在其硕士毕业论文《柏拉图〈理想国〉的政治培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中，深入挖掘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关于护卫者和城邦统治者的政治培养思想，同时剖析了其局限性；并且，作者在文中探讨了理想国政治培养思想对当代社会的价值和重要意义。黄小晏和王芳在文章《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管理思想探析》中从本体论、方法论和目的论三个维度探讨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国家管理思想。

本文将从分析柏拉图的“哲学王”领导哲学出发，解读柏拉图理想城邦中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接着在与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理念的比较中探讨柏拉图城邦管理思想的核心观念、局限性及其现实意义。

2. 以“哲学王”为首的领导哲学

管理是指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实施计划、组织、领导、协调、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使别人同自己一起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担任着理想城邦中终极管理者角色的是“哲学王”。在书中，支配着理想城邦的主旨是至善与正义，这也是一个理想城邦中每个人所应追求的，而哲学王就是看到了正义的理念并且达到至善的人。柏拉图认为：“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研究哲学和政治艺术的事情天然属于爱智者的哲学家兼政治家”[1]。管理本质上由人来进行，且实施的对象也是人，而柏拉图以“哲学王”为核心构建的领导哲学体系，不仅强调管理者应具备权力与智慧的合一性，更根植于其知识论(即“理念论”)的深层逻辑。根据柏拉图的“理念论”，真理与至善存在于超越感官经验的理念世界，唯有通过哲学训练掌握辩证法之人，才能洞悉永恒的理念形式(正义、善、美等)，而哲学王正是此类“看见真理”的哲人。柏拉图指出，哲学家“眼睛盯着真理”“能够以理念为原型，为城邦和公民制定关于美、正义和善的法律”[1]，这表明哲学王的权威性源于其对理念世界的认知能力——只有把握了“善的理念”这一最高知识，才能确保城邦治理的方向符合终极真理。由此，“哲学王”的统治本质上是“知识”对“意见”的超越，是理性对偶然性的驾驭。

界定了哲学王的素养后，问题落到了如何培养哲学王。柏拉图主要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培养。理论教育上，他从受过初级教育的人里精选出部分身心、才德出众之人进行数学、几何学到辩证法的阶梯式学习，以引导候选人逐步脱离现象世界的“意见”，最终掌握理念世界的抽象真理；实践上，柏拉图让接受上述培训的人去进行实操，要“强迫他们负责指挥战争或其它适合青年人干的公务，让他们可以在实际经验方面不低于别人，还必须让他们在这些公务中接受考验，看他们能否在各种诱惑面前坚定不移，或者，看他们是否会畏缩，出轨”[1]，让候选人参与到战争与公共事务，以检验其能否将理念知识转化为现实治理能力。在历经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种种筛选、培训、考核之后，哲学王具备了统领城邦所需的管理能力与美德品质，并顺利成章地成为理想国中地位最高之人，成为治理城邦和实现城邦繁盛的

关键角色。这种“知识 - 实践”的双重路径，既呼应了柏拉图“灵魂转向”——从洞穴幻象转向光明真理——的哲学目标，也揭示了其管理思想的本质——理想城邦的治理并非依赖经验性技巧，而是以哲学真理为根基的理性实践。通过将知识论与管理主体素养深度融合，柏拉图确立以哲学王个人能力为核心统领国邦的专家治国路线，体现柏拉图对管理主体重要性的认知，和他重视人才并将管理者作为最大人才置于首位的领导哲学[2]；并且，他还赋予“哲学王”以形而上的神圣使命：将理念世界的秩序投射到现实政治中，从而实现城邦与灵魂的双重正义。

3. 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一个著名的“高贵的谎言”，即关于大地母亲、金银铜铁的故事贯彻城邦的论述。这个“高贵的谎言”主张所有人都是来自大地的塑造、培育，并且大地母亲在创造他们时将金银铜铁也混入了他们的灵魂之中，而各种金属则对应城邦金字塔结构中的不同阶级。另外，由于“金父生银子”“铜父生金子”等情况会发生，子嗣的职位安排也应严格遵守“金银铜铁”原则，而无需根据其父的金属来决定。柏拉图以看似悖论的方式调和了平等与等级的矛盾——表面上承认人类起源的平等性，实则通过灵魂本质的差异为阶级分工赋予先天合法性。这种伦理设计的核心在于，以“共同起源”的叙事消解阶层对立，同时以“金属禀赋”的差异强调责任分工的必然性，使公民自愿接受自身的社会定位，将履行阶级义务视为实现集体至善的道德使命。

进一步而言，“高贵的谎言”的伦理正当性根植于柏拉图的目的论框架：城邦的终极目标是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而非个体的自由选择。通过将职业分工与灵魂品质绑定，柏拉图把个人德性转化为社会功能，使道德完善与角色履行合二为一，将理想城邦分成了三个阶级，即：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从统治者到生产者，是一种上至下的金字塔分化模式，灵魂中具有金属性之人被分至统治者阶层，银属性的人到护卫者阶层，铜铁属性的则分至生产者阶层。第一等级的统治者，以他们的优良道德品质和聪明才干对城邦进行有效的管理，前述的哲学王便属于这个阶层并且引导着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阶层；第二等级的护卫者担任着辅佐统治者之职，并扮演着保护城邦安稳的角色；最低级别的生产者，亦称劳动者，则是负责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为城邦提供物质基础。其实在这三阶层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奴隶，但柏拉图不认为他们是普通公民，认为他们不参与国家的构成。三个阶层分明严厉，各司其职，但并非毫无关联，理想城邦靠的就是这三阶层间相互协调合作形成的有机整体来运行，进而实现灵魂与城邦的双重正义。三阶层彼此也并不是绝对的分隔，如上所述，在实际上“金父生银子”“铜父生金子”等类情况会发生，而将混入错误阶层的分子划归至其所因属的阶层也是城邦管理者的任务之一。即便发生类似“金父生银子”的阶层流动机制，也非对血缘特权的否定，而是以“金属重铸”的隐喻，将伦理评价标准从出身转向灵魂实质，从而为精英统治注入道德活力。

在这个国家模型中，柏拉图认为国家建立的目标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最大的幸福。这种观念假定个体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而是一种秩序的部分、不是要追求孤立之自我的幸福，而是要履行这种秩序中的特定职责[3]。它以“神圣欺骗”取代公民的理性认同，将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哲学王的“真理垄断”之上。其本质是以哲人王的道德权威替代民主协商，使城邦秩序依赖于少数精英对“善的理念”的认知。这种伦理路径既体现了柏拉图对人性弱点的现实妥协——普通人难以通过理性自觉实现德性，也暴露了其理想国度的内在矛盾：以谎言维系的正义，终究难以摆脱权力叙事的阴影。

4. 与混合政体的比较

柏拉图将城邦合法性建立在哲学王对“善的理念”的认知上，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精英主义。他认为真理只能被少数哲人掌握，普通人需通过“高贵的谎言”接受被统治的命运；他“金银铜铁”神话将社会

分工自然化与神圣化，严格要求生产者基于其金属属性安分守己认真劳动，尽管有“金父生银子”之类的例外，在本质上他是否定阶级流动的合理性；再者，柏拉图彻底废除统治阶层的私有财产，对他们实行共产共妻，试图通过物质共享来消除私欲、腐败，以维护集体利益。然而，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以他的混合政体理论回应了柏拉图的“哲人王”精英主义政治哲学。

亚里士多德在尖锐指出“把最高权力寄托于任何个人或群体都是危险的”，主张合法性应源于法律和公民共同体的认可。他提出以中产阶级主导的共和政体理念，认为多数中产者的集体理性比少数哲人的智慧更可靠。其次，亚里士多德承认分工必要性，但反对职业固化，认为“城邦的本质是多样性”，主张应通过教育让公民也具备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以混合政体(民主+寡头)的形式实现权力制衡与阶级流动。亚里士多德还反对柏拉图的极端公有制思想，认为私有财产符合人性，而重要的是通过道德教育与法律规约束束贪婪欲望，并提出了“财产私有，收益公用”的折中方案[4]。

此外，两者在治理目标有着很根本的区别。基于“理念论”，柏拉图将城邦治理的终极目标锚定于“至善”这一理念世界的最高原则。他认为，真正的正义只能通过哲学王对“善的理念”的认知来实现，城邦的和谐本质上是理念世界秩序在现实中的投影。其治理目标不仅是物质繁荣或社会稳定，而是通过灵魂与城邦的双重净化，使每个个体在履行阶级职责中接近“善”的永恒真理。这种目标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追求一种超越时空的完美状态。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强调城邦的目标是保障公民的“幸福生活”，此“幸福”并非抽象理念，而是“符合德性的现实活动”[5]，主张治理目标应立足于现实人性与可行制度。他认为，城邦的稳定依赖于“良法善治”与“中庸之道”，要通过平衡贫富利益、调和阶级矛盾来实现多数人的实际福祉。

5. 追求终极和谐的管理价值观

柏拉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和谐，构建一个大的城邦，形成一个公有的、万众协调的理想国家。为达到这种终极的和谐社会，哲学王的培养是直接目标，前叙的社会三分层是具体手段。柏拉图的社会三分层，是基于他对人灵魂构成的认识。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一样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即理性、激情、欲望，而它们分别对应城邦中的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阶级。这三者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方能协调一致，使城邦实现了正义并达成和谐，就像它们构成一个人一样。

除了各司其职进而乐业地明确社会分工，柏拉图还主张只有公平分配、取消个体家庭才能达到和谐。他认为人们相互的纠纷根本上是因为私有，是财产、儿女和亲属等的私有所导致人和人的不和谐，因而解决方案便是在将一切化为共有。财产的私有，会腐蚀污染统治者、护卫者，使他们不务正业，故而他要求统治者不能纳贿贪财，护卫者也不应追求私人财产，要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只有这两阶层带头如此，才能说服全体公民将各自的利益向集体共有。个体家庭的存在，同样也是引向私有观念，正如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贪污腐败等现象，大抵那些利用特权打破公平的官员们，关照的对象都是自己的亲属。对此柏拉图一样是本着一切事物都是共有的原则，主张整个城邦融为一个大家庭，实行共妻共子制，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当一个国家的大多公民都能用同样的方式说“我的”和“非我的”，这个国家就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6]。

作为一个善的国家，还需具备四种重要性质来达成“善”的平衡，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城邦的智慧具体是指向管理部门，即城邦领导者要具备足够的知识与智慧来应对城邦发展中的种种问题，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策；对于勇敢，柏拉图认为这表现了对法律的敬畏和秩序的遵守；节制主要是指对某些欲望、快乐的控制，它是贯穿于全体公民的，是所有公民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和协调”，是“善的城邦”的前提条件和外在表现[7]；而作为建立国家的首要原则的正义，在理论上是前三者的总和，是一种城邦秩序和社会的和谐。

毋庸置疑，《理想国》中对理想城邦的构设存在一定的时空局限性，诸多后人的理想城邦建设尝试的失败让不少人感受到了这个“理想国”的虚无缥缈。第一，对人性的过度理想化——将“哲学王”预设 为绝对理性、大公无私的完人，忽视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性；第二，精英统治与大众参与的割裂，以“高贵的谎言”掩盖阶级固化本质，实质上否定了普通公民的政治主体性，与现代民主治理的平等原则相悖；第三，静态乌托邦的实践困境，例如废除私有财产与家庭的主张，虽旨在消除私欲，却违背人性对归属感与自主性的基本需求。这些局限性既是古希腊奴隶制城邦语境下的产物，也暴露出柏拉图思想中“真理霸权”的危险倾向——将哲学王的认知权威凌驾于多元价值之上，可能导向思想禁锢与权力滥用。

不过这本创作于距今很久以前的名著中，仍然存在着不少对现当代城市乃至国家管理具有借鉴意义的思想精华。柏拉图对哲学王“知识-美德-实践”三重素养的严苛培养，可视为现代技术官僚体系的理论雏形。其强调管理者需通过长期教育与基层历练的筛选机制，对于我们现代培养领导干部、管理人才的制度的革新以及通过专业化治理应对复杂社会，仍具有启发作用。而柏拉图从社会分工出发至消除私有的管理实践主张，表现出他的效率和公平思想，与现代福利国家平衡市场竞争与社会再分配的治理目标遥相呼应。再者，柏拉图对于城邦整体的价值高于个人幸福的观念，也为现代城市出现的个体主义泛滥问题敲响警钟；此外，柏拉图这种出于共同体精神的管理内核，也提示生活在现当代的我们：技术治理需以共同体伦理为根基，避免陷入工具理性陷阱。

在当代治理中，我们无须复刻“哲学王”或“共产共妻”的具体设计，却可继承其核心命题：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在效率与公平、精英与大众、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建立动态平衡。这种平衡，或许正是柏拉图未能实现却始终追寻的“城邦正义”在现当代的具象化表达。尽管《理想国》中的国家规模更像是现代国家里的一个城市，现代较为发达的国家也大抵是由一个个的城市所构成，故而仔细提取柏拉图对于城邦治理的思想精华，对我们构建一个秩序和谐的城市乃至国家是非常有帮助的。

6. 结语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建的理想城邦模型，通过“哲学王”领导哲学、金字塔式社会分工与追求终极和谐的管理价值观，系统阐述了其管理思想的精髓。他主张由兼具智慧与美德的“哲学王”统领城邦，强调管理者需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锤炼，以实现权力与理性的统一；以“高贵的谎言”为基础的社会分层理论，通过统治者、护卫者与生产者三阶层的严格分工与动态流动，构建起各司其职、协调运转的有机共同体；而取消私有财产与个体家庭、强调公共性与集体利益的主张，则指向通过节制私欲、追求正义与整体和谐的管理目标。尽管这一理想蓝图具有强烈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对管理者素质的重视、社会分工的效率逻辑以及对公平与公共性的探索，仍为现代城市治理提供了深刻启示——无论是领导干部培养体系的重构、专业化社会治理的推进，还是公共精神与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柏拉图的古典智慧依然闪烁着跨越时空的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 [1]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215, 309, 500.
- [2] 黄小晏, 王芳.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管理思想探析[J].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 2008(1): 50-53, 59.
- [3] (英)厄奈斯特·巴克. 希腊政治理论: 柏拉图及其前人[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247.
- [4]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1098, 1261, 1287.
- [5]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1263.
- [6] 宋雅洁. 《理想国》中的国家观[J]. 文教资料, 2021(17): 70-72.
- [7] 于杨. 《理想国》对现代城市管理的启示[J]. 改革与开放, 2015(12): 127-128.